

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最近有些同修要求我將《太上感應篇》再講一遍，希望送到電視台去播放，這是一樁好事情。可是再講一遍也要相當長的時間，最近我們在此地，開講的是《華嚴》、《無量壽經》與《地藏經》，這三部經同時講已經就夠多了，再加上一種，感覺得分量太重。所以想來想去，利用早晨這個時間，這半個小時，我們預定兩個月到三個月將這個課程講圓滿。

這一門課程實在說是非常重要，清末民初，印光大師特別提倡這個法門。清朝末年的時候，印光大師住在普陀山，當時定海的知縣，清朝稱知縣，到山上禮請印光大師到定海縣來講經弘法。大師因為家鄉的口音很重，他是陝西人，所以在當時語言上有隔閡，他就派了一位法師到定海縣去講經。去講什麼經？好像是講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。我們在文獻上看到這些資料都非常驚訝，地方上的長官請法師講經，法師不講佛經，去講道教的經典。尤其是一生極力提倡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這一類的書籍。所以惹到當時，以及後人，對祖師很多的批評，這都是凡夫知見。在佛法裡面，我想很多同修都知道有這麼一句話，「圓人說法，無法不圓」；也許有人又聽過另外一句話，「哪一法不是佛法」，你們想想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？實在講所謂世法跟佛法從哪裡分？從你心上分。法上沒有什麼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沒有，是從你心上分。如果你的心有妄想分別執著，那就叫世間法，你就是學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也是世間法，為什麼？出不了三界。如果離開妄想分別執著，給諸位說，所有一切法都能夠了生死、出三界，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！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。

昨天我們訪問天主教，有一位先生向我提出一個問題，他說天主教裡面所講的靈魂，跟佛法所講的法性，差別在哪裡？我很簡單的告訴他，有分別執著的叫靈魂，沒有妄想分別執著的叫法性。這個他立刻就能懂得、能體會到。是不是一樁事情？是一樁事情。但是一個裡頭有分別執著，一個是離分別執著，有分別執著，法法都有障礙；離分別執著，萬法圓融。所以要曉得，虛空法界一切眾生是一個法性，《華嚴經》上講一個法身，「十方三世佛，共同一法身」，這一句話諸位也聽得耳熟。既然共同一法身，你想想看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！《感應篇》怎麼能例外？也是佛法。何況《感應篇》、《陰騭文》，自始至終每一句、每一個字，都是發明五戒十善。五戒十善在佛家是根本法，離開五戒十善，這個人就行邪道了。無論你修學哪個法門，無論你是初學，還是羅漢、還是等覺菩薩，你要是離開五戒十善，你就是邪道，那哪裡叫佛法？五戒十善要講得圓滿、講得實在，《感應篇》跟《陰騭文》是好教材。尤其是在我們現前這個階段，印光法師非常清楚，這個世間有動亂、有災難，要想挽救這個災難只有一個方法，喚醒一切眾生真正的覺悟，斷惡修善。這個災難縱然不能夠完全化解，將這些災難減輕、災難的時間縮短，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。

台灣的同修來問我，在大劫難當中，台灣能不能夠免過？我告訴他這是肯定的。台灣人造的罪業很重，可是你要想想，台灣人造罪業從什麼時候開始？也不過是最近二十年！你們想想看二十年前的台灣，台灣人很規矩、很守法。如果再退到三十年前，台灣的風氣可以說是東南亞最好的，人心淳厚、善良。台灣造罪業也就是最近這二十年，社會風氣完全變了。縱然造罪業，造罪業的人不算太多，時間不算太長。何況台灣念佛的人很多，善心的人很多，所以縱然有劫難不會太大。日本人造的罪業就重，可以說是非常之重，

他將來在這個大難當中所受的果報超過台灣十倍都不止。我們從感應這個道理上講，種善因得善果，造惡因一定得惡報，這是感應的真理。所以印祖極力提倡這三本書，這是真實智慧，挽救世界的劫難。他老人家一生提倡，真正懂得的人並不多，印祖往生了，能夠繼續發揚光大的更少。

我是在一九七七年，第一次接受香港同修的邀請，到香港講《楞嚴經》。那一次在香港住的時間長，住了四個月。前面兩個月，住在倓虛老法師的中華佛教圖書館，在九龍；後面兩個月，住在壽冶老和尚的道場，藍塘道的光明講堂。我在圖書館看到，印光大師弘化社出版的一些書籍，那個地方蒐集得很多。我跟印祖的關係非常密切，我們有師承的關係，我的老師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學生。因此，我對於印祖的教誨，弘化社出版的書，就自然有一分很深的感情。這個小圖書館裡面所收藏弘化社的書，我全部都看過。而發現這三種書，《感應篇彙編》、《安士全書》、《了凡四訓》，弘化社印得最多，本子也印得最好。中華佛教圖書館收藏的分量也不少，我就帶了一份，一樣帶一本帶回台灣。我看到後面版權頁，這三種書每一版數量最少的是一萬冊，數量多的五萬冊。印了多少版？幾十版。我概略的統計了一下，這三種書的數量超過三百萬冊，這個使我非常驚訝！弘化社印其他的書籍，每一版都是一千本、兩千本，為什麼這三種書印這麼多？這引起我的注意。我冷靜仔細思惟，印祖苦心要救這個災難、救這個劫難，這三種書是好。

今天，諸位同學們，在各個地區許多的書店都可以能夠看到西方古老的預言，而且種類非常之多。我看過的就十幾種，都說一九九九年世界末日，有毀滅性的大災難，而且這個災難的時間很長，大概要延續二十多年。這個二十多年是從一九九〇年開始，大概要到二千十幾年，這個災難才算能度過。可是西方這些書只說明有這

些災難，說這個災難是眾生造惡業，上帝發脾氣了要懲罰世人，要把這個世界從頭再來改造，是個宿命論。遠遠不如《了凡四訓》跟《感應篇》這些書籍，這些書籍裡有挽救的方法。他們只提出劫難沒有挽救的辦法。西方預言裡面，還有一種叫《聖經密碼》，那個比一些預言要高明，裡面最後的結論說這在人心，如果人心能回頭，人心能向善，這個劫難可以化解。但是它也只有籠統說了這麼一句，怎麼個回頭、怎樣斷惡修善，沒有具體的說明。遠遠不如這三種東西說得透徹，無論說理、無論說事都說得很透徹。

實在講我們覺悟太遲，也是這個世界眾生福報差了一點。怎麼說我們覺悟太遲？沒有把這幾種書翻成外國文字流通到全世界，不曉得這個重要性。如果這三種書大量譯成世界各種文字，大量流通全世界，對整個世界都有好處。這是我們沒有能覺悟到，現在才知道，現在知道真的已經來不及。可是亡羊補牢我們還是要做，希望大家發心，我們帶頭來做，盡可能的把它翻成外國文字向全世界流通，能夠有緣讀到這個書的人有福。而且我們有責任、有使命，勸導大家讀誦、受持、依教奉行，不但能夠轉變自己的業報，也能夠安定社會，幫助這個世間一切眾生消災免難。所以我那一年從香港回來之後，我就在台灣提倡，這是我第一次印的《感應篇彙編》，總共印過好幾版，在當時大概印了總共將近十萬冊的樣子，我們能力很有限。這是《感應篇彙編》、《安士全書》跟《了凡四訓》，我在台灣提倡、翻印、流通，而且這三種書都講過，也講過好幾遍，多少遍我記不清楚。

這個本子是我當時講《感應篇》所用的本子，這裡面圈圈點點，書上寫了一些眉註，重要地方都給它劃出來，這從前我講的本子。前幾天有同修來要求我，我就找這本子找出來，找出來省事，我講解的時候，無需要再做準備。所以希望同修們能夠重視這樁事情

，真正要斷一切惡，修一切善。印祖用这三樣東西來彌補我們戒行之不足。念佛法門，祖師大德常常教誨我們「持戒念佛」，念佛不持戒、不行善不能往生，古人所謂「口念彌陀心散亂，喊破喉嚨也枉然」。所以最重要的善心、善語、善行，《感應篇》最後的結論也是結論到此地。你的心善、言善、行善，《感應篇》裡面說你得善神保佑，在淨宗裡面講，你念佛才決定能往生。現在這個世間災難很多，如果我們遇到災難不必恐懼。

昨天我們訪問老人院，我們看到有二十幾位得癌症末期的這些老人。我告訴這些修女們，對這些老人要給他們希望，不要給他們悲傷，要以宗教教育去開導他。人沒有死，所謂生死是平常事，是我們轉換一個環境，讓他這個觀念轉過來，他對於生死就看淡，心就平靜。這是個轉捩點，我們會轉入一個更好的環境，我們會得到更好的生活。所以宗教教育非常重要。他們照顧兒童，你看這殘障兒童個別輔導，對於老人也要個別輔導，這怎麼能疏忽？老人個別的開示，常常跟他談談話、慰問，跟教導小孩一樣重要。這些老人，常常有人跟他講話，常常有人給他講這些大道理，幫助他脫離生死的痛苦。學佛的，我們一定勸導他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；天主教徒、基督教徒，你也勸導他一定要求升天堂，天道比人道殊勝太多。

這是教育，不僅僅是在物質生活上幫助，精神生活上決定不能夠缺少，娛樂方面也要加強。昨天這個修女告訴我，她說娛樂的部分，也有些年輕人到這邊來唱歌，來義務給他們表演，她說老人不愛聽。我說當然，老年人聽到現在這種音樂厭煩，他怎麼會聽得進去？我說妳要懂得老人的心情，妳要播放三十年前的那些音樂，他就喜歡聽。四十年前的這些老歌，他聽了之後，他年輕時候唱的，他心裡就會受感動，就不一樣。我說了她們才想到，我說妳要找這些東西，現在這些歌舞表演老人不喜歡看，給他看潮州戲、給他看

老戲，這些東西拿去他就歡喜。他是哪一個時代的人，你要用那個時代的東西他就適應。所以這是我們都要想到，我們常常跟老人交談，他們喜歡什麼東西，希望什麼東西，我們來替他準備，這才真正照顧老人，讓老人開心，讓老人活得很自在，你們才盡到責任。我們盡量去找，找這些老歌、找這些戲劇，找這些錄像帶，我們找了就送給他們，他們裡面的中國人很多。這些做法，可以說都是斷惡修善的落實。

我看今天，我們這個小本子很多，我們大家都用這個小本子好了，《太上感應篇》，用這個小本子。這個小本，我剛才看，只印了一千冊，印得太少。這個小本子讀誦很好，攜帶很方便，常常去念，後面還有「文昌帝君陰騭文」，兩篇東西都在裡頭，這個很理想的小本子。我們這二、三個月早餐半個小時，我們大家研究這個小冊子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